

■新作聚焦

陈人杰诗集《西藏书》

分享伟大事物的光芒

□叶延滨

诗人陈人杰以自己的故乡作为其诗驰骋的主场，村庄、亲人、溪滩、晒谷场等诸乡村的物事构成一个连贯系统，并以亲情乡情贯通之，从而领受一个身居都市的离乡游子的语言膜拜与情感触摸。这一批散发出泥土味的抒情诗堪称陈人杰早期作品中最为感人的，在读者中间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在眺望乡村的同时，陈人杰也热情满怀地关注着当下，《在底层》表现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进城谋生、饱受挤压的悲惨命运，《中国股市》《在途中》体悟着一个急速变化的大时代的喧嚣与疼痛，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人到中年事不休，为赋新诗不言愁，他急需一片新的场域来放牧他的诗情画意。没过多久，机会来了，肩负着央企援藏的任务，陈人杰泪别妻儿，踏上雪域高原，而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赠与他，是更雄浑、蛮荒、无垠的乡土，根本不需要在自己的“腐骨”里搜括那仅存的乡土记忆，而是直面自然，直面辽阔，直面远古的写意、渺小与哀愁。这突兀的陌生感所给他的震撼，是新的疼痛、激情和不绝的诗意：“雅鲁藏布江注我以天上”，“这是石头磨成阳光的草原”，相比于江南水乡，独对着雪山戈壁、藏乡风情，诗人犹如开了“天眼”，各种奇思妙构纷至沓来。

以身赴职的英雄肝胆

然而高天厚土的西藏先给了诗人一个下马威。生理层面上高原反应还是极度难受的，这更使他深刻地体悟到生命的可贵，当他回过神来，“氧气瓶有值得信赖的神性/吸管护送清风吹向肺叶/仿佛春天正在那里”，当他冬夜上厕所，“身体变轻，影子被高原冻住”，而心里的孤独和刻骨铭心的疼痛是难以名状的：在《西藏的孤独》里，“在自己的王国里/一天就是一生……没有一张脸不是时间的判词”；在《申札之夜》里，“孤立出来，世界是人的心灵活动”等等，这种冷静中透着哲思、涌动着寂寞的生命力量，读后令人动容。这是一个男儿以身赴职的英雄肝胆，也是这个时代所缺少的男儿气概，这是一个身负国命大丈夫的出师表。但如果《西藏书》只是到此为止，那么这本书至多是个人的艺术化的情感书写或宣泄，尽管坦诚，尚缺少诗歌最重要的人类精神的升华。

陈人杰大抵遵循了由浅入深、由身体深入到体悟、由地上到天上、由大视野的鸟瞰到内心的凝眸这一逻辑思路，所以他的援藏诗歌从《调研》开始：“我要去调查天空灼伤的痕迹/研究天空蓝得发慌的原因……我正去研究另一个人生/研究牧民的泪花和千古的光阴”，到《多吉鲁珠的家》：“青春和苍老灿然一笑/死生过渡人间天堂/皆是同一颗泪珠儿”，到《一团团白火焰》：“不把牧民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就没有神迹”，层层推进，从看到到听到直到《天上幼儿园》付之行动：“一双双被吹亮的眼眸/像星星被爱种出来的/刚开始一颗，再后来繁星点点”等等。这些用肌肤和血液来触摸和思考的纪实书写的诗歌，让我不由得佩服陈人杰的真诚和勇气，也看到了现实主义流派在当代诗歌的写作中生生不息，常常是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焕发出新的光彩。作者摒弃了华丽的辞章，用素朴的语言叙写着一个援藏干部的平凡生活，大事小事，方方面面，陈人杰的文字接地气、有灵气、至诚扎实、毫无矫情，正为巨变中的民族复兴事业留下证言。

访贫问苦只是《西藏书》的一个基石，“不在天上就不了解星光/不在草原就不了解露珠”，他就是这样像西藏的群山一样排演开来，从圣水、神山、冰川、生灵、万物、原野、宗教、民俗、人民到城乡将西藏尽收眼中，以匍匐、赤诚的行走和一颗热忱、信仰的心融入草叶露水中，分享着伟大事物的反光，完成他的艰难而卓绝的西藏诗歌精神地理之旅。诚如他在开篇所吟唱的“如果你们不能相互信任/一定是还不曾到过西藏……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天堂，一定是/我没有带给你，没有带给你/出现在伟大事物的身旁”（《转湖·纳木措》）一样，他就像苦行者做着大自然的客人，从“大爱源于大野”出发，将浅吟低唱的乡土一跃为大天地的乡土，他的精神坐标也从一己之家园到人类，到整个赖以共生共荣的自然。诗歌面对着时代浪潮的冲击，无论怎样出怎样的应对与变异，我始终认为，抒情诗——也只有抒情诗，才是所有诗歌流派中的正统和主流。陈人杰是一个走路也要走在路当中的大男人，他

的《西藏书》算得上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抒情诗集。从沿海来到雪域，从平原踏上了高原，雪山、寺庙、大葬、格桑花和牦牛群，目之所及，处处是诗意，处处皆惊奇。布达拉宫、大昭寺、玛旁雍措、珠穆朗玛、雅鲁藏布、可可西里、羌塘草原、黑熊、黑颈鹤、转经筒、藏戏……陈人杰敞开心扉，与这些奇山异水人文宗教对话，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独具精神深度的西藏诗歌地图。

他饱含着对家国的深情，从祖国的版图开始：“一湖分开两国/对岸是克什米尔……在一个遥远的暮色里，我到达大地的终点”（《班公措》），从象雄文化的源头开始：“白头少年在达里果雪山/金刚杵少女在当惹雍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爱在文布村，王五古寺”（《当惹雍措》），将西部的大好河山一草一木唱遍，唱出世界屋脊独特的山水风貌。他写下的《青藏高原》：“大风吹灭远古/万物抬高其浩荡的商旅/马匹奔腾，将高原甩在身后/孤独已锤炼成鹰的翅膀”等等。陈人杰的人生介入式的、有体温 and 肌肤气息的自然书写是诗歌不尽的盐泽。

尤其他写《鹰》，这是我读过的写鹰的诗中，最具生命洞察和哲学力度的一首。诗人眼中的这只鹰，“看上去一副老相”，可“它老，与年龄无关，与怜悯无关/它老，是地老天荒的老，仍有从万物的心脏取出刀锋的本领”；“一生，生于羽毛，困于翅膀/它已使尽了所有的力气/仍不能变成一道光向太阳奔去/若苦胆高悬，衰老的荣耀带着年轻的梦幻”。我特别欣赏“生于羽毛，困于翅膀”这个句子，若没有宗教式的虔诚和凝眸，没有深入的介入，没有想象力的提升、心灵的创造，赋予自然以最高的虚构能力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来的。由此也让我想起一句老话：诗人热爱自然，自然也会热爱诗人。

新一轮的抒情年代

与生理上的高原反应相比较，更为猛烈而持久的是精神上高原反应，站在世界屋脊上的诗人迎来了他的新一轮的抒情年代。作为对自然充满敬意并有深入理解与内在情怀的诗人，他的思考是时代的，一如加缪“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而深感人生的荒谬与希望，陈人杰也在西藏的宗教与阳光之间，深感文明的哀愁，并以柔韧、细腻如针剂般犀利的尖骨，以及舒缓的笔拨动心弦，触及心灵最柔软的地方，表达出对自然的酷爱和深入理解。

天高地阔放大他的感觉，神秘的藏文化延伸了他的追问，这使他的地域特色鲜明的抒情诗多了对生老病死、空无实在的参悟。同时，时代的喧嚣与疼痛使古老的农牧文明深陷新的困境。所以它写《马》：“马鞍多余，原野更加忧伤/小草从遗忘处开始翠绿/而牲场退回内心/退回古图里幽冥的斑点/冰封的地平线上是马的黄昏”；在《藏羚羊》里，“给你尊荣即孤独/给你美丽即危机四伏……以夹缝间夺天地，赢得/祖先的血脉、纯度”。他的这些诗，突出表现出诗人的大悲悯、推己及人及物，在这没有答案也无法有答案的无奈的清醒中，诗人只

“陈人杰心里有爱，魂里有诗，他对西藏的爱是真爱，是大爱。他已从乡土亲情、底层悲悯中走向了另一片高天厚土，扎下根来，走进了自然性灵、天地灵光之爱。他诗意地栖居在西藏的山川大河、草原戈壁、人文宗教之中，重新创造了他的山水、亲人以及山水中的生灵。他凭借着援藏的契机，写下这部心灵传记《西藏书》，这也是一个江南才子奉献给西藏的一份精神厚礼。”



再深广的境界、再雄阔的构思，所包裹着的同样是一颗拳拳之心，这心里有爱，有亲情和友情，有同情与悲悯，有疼痛和仰望，有叹息和长啸，有孤寂和欢乐，有凝眸和远眺，有务实和务虚，有高歌与呢喃。精神的多种维度、人生的多个侧面，一感受着雪域的光照，并折射出诗歌的反光——言语纯净、意象明洁。只要找到一个对象、一条出口，他就架起语言的投石器，一行一行地排列开他的精神方阵。他抒情的姿态、言语方式就像拿拳头打纸一样，怎么感人怎么写，直抒胸臆，心无旁骛，每棵树的奉献换来了大森林的集体荣耀。无论是以《当惹雍措》《班公措》为代表的自然风貌系列诗歌还是以《布达拉宫》《五保户次仁央宗》《在羊群中间》等为代表的历史人文现实关注系列诗歌，单篇的作品当然分量可拘，组合起来之后，更是给读者沉甸甸的感觉，有着很强的阅读冲击力。

行文至此，我深感这个诗人心里有爱，魂里有诗，他对西藏的爱是真爱，是大爱，所以，他“赴藏如归/只为呼吸高原上/最稀薄的空气//缺氧、变瘦、单纯/心如洗”，所以他“看到牦牛会掉眼泪”，所以他“要在蓝天白云的极地歌唱/让哈达缠住心跳/让血液浇灌青稞”……而现实中的陈人杰，他把高原当家，凭一腔热血和爱，三届援藏。他已从乡土亲情、底层悲悯中走向了另一片高天厚土，扎下根来，走进了自然性灵、天地灵光之爱。他诗意地栖居在西藏的山川大河、草原戈壁、人文宗教之中，重新创造了他的山水、亲人以及山水中的生灵。他凭借着援藏的契机，写下这部心灵传记《西藏书》，这也是一个江南才子奉献给西藏的一份精神厚礼。



鸟，是飞行的过客和隐士携一小点荒凉于翅下

能做一个悲悯者，一方面不断地将目光投注于被时代异化的生命，“要有许多年/钢轨才真正进入你的命运，并朝远方伸展/它试图确定的是大的时代/而计数你脚步的”，是每天/是一格一格短小的枕木”（《护路工》）；另一方面，寻找心理意义上的高原反应，从精神层面上进一步思索、呼吁，他的《格桑花》：“一朵花/拥有这么多的笔名/一条小命不辜负的时光……爱着假名/说着真话”，他的《牦牛》：“你反骨/一个民族的反思能力”，就是对世道人心作精神上的思考。不仅如此，诗人将视野往纵深投注，在古国和宗教的追寻中守护着诗歌的灵感和良心：“一路向西/追赶落日/和僧侣/王朝的大戏在内心上演/遥远的古格耸立着西藏的江山”（《一路向西》）。此类心怀高远、气度不凡的佳构，对于陈人杰本人，是置身于陌生场域里的“极地放歌”，对于西藏，则多了一次在中国当代诗歌书写中的超强度、高密度、有深度的精神追踪。

再深广的境界、再雄阔的构思，所包裹着的同样是一颗拳拳之心，这心里有爱，有亲情和友情，有同情与悲悯，有疼痛和仰望，有叹息和长啸，有孤寂和欢乐，有凝眸和远眺，有务实和务虚，有高歌与呢喃。精神的多种维度、人生的多个侧面，一感受着雪域的光照，并折射出诗歌的反光——言语纯净、意象明洁。只要找到一个对象、一条出口，他就架起语言的投石器，一行一行地排列开他的精神方阵。他抒情的姿态、言语方式就像拿拳头打纸一样，怎么感人怎么写，直抒胸臆，心无旁骛，每棵树的奉献换来了大森林的集体荣耀。无论是以《当惹雍措》《班公措》为代表的自然风貌系列诗歌还是以《布达拉宫》《五保户次仁央宗》《在羊群中间》等为代表的历史人文现实关注系列诗歌，单篇的作品当然分量可拘，组合起来之后，更是给读者沉甸甸的感觉，有着很强的阅读冲击力。

行文至此，我深感这个诗人心里有爱，魂里有诗，他对西藏的爱是真爱，是大爱，所以，他“赴藏如归/只为呼吸高原上/最稀薄的空气//缺氧、变瘦、单纯/心如洗”，所以他“看到牦牛会掉眼泪”，所以他“要在蓝天白云的极地歌唱/让哈达缠住心跳/让血液浇灌青稞”……而现实中的陈人杰，他把高原当家，凭一腔热血和爱，三届援藏。他已从乡土亲情、底层悲悯中走向了另一片高天厚土，扎下根来，走进了自然性灵、天地灵光之爱。他诗意地栖居在西藏的山川大河、草原戈壁、人文宗教之中，重新创造了他的山水、亲人以及山水中的生灵。他凭借着援藏的契机，写下这部心灵传记《西藏书》，这也是一个江南才子奉献给西藏的一份精神厚礼。

朱乐天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作品
本报讯 12月1日，《柴荣大帝》捐赠仪式在京举行。江苏淮安作家朱乐天将自己这部60万字的大篇幅历史长篇小说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梁海春等出席。
五代时期后周世宗柴荣是邢台人，他守国怀民，以仁德治国，被史家称为“五代第一明君”。《柴荣大帝》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柴荣的人生历程，描绘了后周王朝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欣 闻）

第三届城市文学论坛在京举行

本报讯 日前，由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城市文学论坛在京举行。韩宪洲、张志斌、张柠、宁肯、沈庆利、傅秋爽、王德领等70余位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学者与会研讨。论坛上，与会者以城市文学为主题，突破地域的局限，探讨了城市文学的样态和发展，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关系，以及中国当代城市文学发展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并围

山西研讨傅山《丹枫阁记》

本报讯 在傅山诞辰410周年之际，由太原市晋祠博物馆、《中国书法全集》编辑部、傅山学社、梦边文化主办的傅山《丹枫阁记》国际研讨会在日前在山西太原举行。来自海内外的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丹枫阁记》及清初书法进行了学术交流探讨。

《丹枫阁记》是明末清初书法家傅山晚年代表作，此时书家“丑拙”的书法风格日臻成熟，作品不仅在书法艺术上有很高造诣，所记之事、所用笔法之中，反映了社会巨变时期的社会风貌。与会者谈到，傅山书法造诣颇高，作品广为流传，拓片传量很大，颇具研究价值。晋商渠家保存的《丹枫阁记》为傅山真迹，此版本为渠本翘1916年收藏，迄今已有百年历史，体现了傅山书法的艺术特色与风格。《丹枫阁记》从文献意义上描写了一个时代的艺术变化，而目前学界在这方面研究不足，需加以重视。（晋 文）

专家研讨王彬《从文本到叙事》

本报讯 叙事学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法国，80年代传入中国学术界。日前，王彬《从文本到叙事》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出版社举行，何向阳、李一鸣、李舫、黄永生、王久辛、岳南、秦岭等专家学者围绕该书展开讨论。大家认为，《从文本到叙事》对如何创建中国本土的叙事体系、拓展叙事规律、讲好中国故事进行了深入探讨。（辛 变）

弘扬国粹艺术 培养戏曲人才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戏曲学院等单位主办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叶少兰收徒仪式在京举行。李福胜、田胜强、曾宝玉、张尧、姬鹏、苏从发、刘明哲、赵佳8位弟子参加此次集体拜师。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开展“名家传戏——当代戏曲名家收徒传艺”工程，将传统的口传心授和现代戏曲教育相结合。8位弟子中既有来自戏曲院校的教授，又有院团的青年演员，还有长期传播叶派艺术的资深票友，他们构成了叶派艺术传承、演出、传播的完整链条。（欣 闻）

《广陵散》彰显魏晋风度

本报讯 由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联合出品的原创话剧《广陵散》将于12月21日至23日在首都剧场演出。艺术总监徐瑛、编剧唐凌、导演周龙、作曲郭文景、服装设计马德帆等多位艺术家组成主创团队，力求将其打造成一部讲述中国人文精神、独具中国美学特色与表演方式的原创大戏。

魏晋名士特立独行、才华横溢，风范超拔洒脱。在长期的流传演绎中，“竹林七贤”成为颇具象征意味的形象，承载了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想象和寄托。《广陵散》以嵇康为主角，围绕“抉择”展开剧情，塑造了魏晋时期的士人群像。主创团队表示，该剧探讨的是人生选择和人格精神，将力求实现古典韵味与现代艺术的结合，用简约的方式赋予作品诗意的灵动。全剧所有角色均由戏曲演员出演。（周 隼）

「东北风」音乐会展现合唱之美

本报讯 作为2017年第十届“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系列演出之一，由沈阳音乐学院带来的“东北风——北方女子民歌合唱团音乐会”日前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与观众见面。鲁昕、傅庚辰、程建平、金铁霖等观看了音乐会。此次音乐会分为北方风情、古词新唱、歌剧选段、民歌新声、艺术精粹5个板块，近60人的合唱团演绎了多首民族韵味浓郁、题材类型多样的合唱曲目，让首都观众领略到来自白山黑水的优秀民族音乐文化神韵。

观看演出的专家学者表示，本场音乐会最大的特色是以合唱形式诠释不同风格的民歌。合唱团对音乐的表现细腻生动，在演唱过程中突出了表演的元素，更充分地表达出音乐意境，对合唱艺术进行了有益探索。（辽 文）

为艺术与影视的融合搭建桥梁

本报讯 11月25日，由中国电影基金会主办的首届中国电影基金会影艺嘉年华在京举行，张丕民、阎晓明、万顺府、赵忠祥、张东辉、赵保乐、马元、马雪松、张铁军等出席。本届影艺嘉年华活动以艺术品拍卖会为主体，汇集了齐白石、张大千、吴冠中、黄胄等书画名家和马云、周世麟等当代艺术家的重要作品，旨在弘扬中国书画艺术、为艺术与影视的融合搭建桥梁，为繁荣发展中国电影产业提供推动力。

拍卖会上，300多位关心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前来竞拍，气氛踊跃热烈。嘉年华期间还举办了名家书画笔会、艺术品收藏鉴赏讲座等活动。（欣 闻）

■关注

初识孟子，应该是在中学语文课上，一段“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拨动我的心弦，从此与孟子结缘。读大学时，系统学习了《孟子》，对其思想有了初步了解。开始研究孟子，应该是攻读博士时，因为论文是《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学术研究》，孟子自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真正进入孟子思想的堂奥，则是做博士后时的事了。我的博士后报告题目是《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从撰写10余万字的博士后报告起，到最终出版50余万字专著的近10年时间里，孟子一直是我研究的中心和重点。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这次我是通过地下出土文献对孟子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因而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例如，学术界历来认为，孟子主张仁义内在，批驳、反对告子的仁内义外，但郭店竹简中有大量仁内义外的论述，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经过研究发现，仁内义外曾是儒家学者普遍接受的观点，只不过其强调的是仁内与义外的统一，而告子则指出了仁内与义外可能存在的矛盾和对立，迫使孟子放弃了儒家早期的仁内义外说，而主张仁义内在说。其实在《孟子》中，也可以找到类似仁内义外的表达，说明孟子的思想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关于孟子性善论，我主张孟子是“以善为性论”，尤其反对将孟子性善论简单理解为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如果要用命题概括的话，可以概括为：1、人有善性；2、人应当以此善性为性；3、人的价值、意义在于充分扩充、实现了他的性。如此才能反映出孟子性善论的实质内涵。我利用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交性者，故也”，“故者，有也为也”等文字，解读《孟子·离娄下》“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一章。通过分析、解读简帛《五行》、上博简《内礼》等文献，我认为子思、孟子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前人将其等量齐观，乃是抽象的“道统”论作祟。前不久李泽厚先生还在一封来信中提到：“你通过郭店简论证子思与孟子的差异，我认为具有重大意义，可惜学界注意不够，没有继续研究。”凡此种种，虽难说成一家之言，却得到学界的高度肯定和评价，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2010年，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撰写《孟子解读》一书。此后袁行霈先生请我承担百部传统文化经典《孟子》一书时，我爽快答应。从动笔写作到最终完稿，足足花去半年时间，远远超出我的预计。能用半年的时间对一部旧著做出反复修改，除了主观的动力外，外在的激励和督促恐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我要感谢百部经典编委会的各位硕博俊彦、文史大家，是他们一次次的质疑、发难，甚至是“鸡蛋里挑骨头”，使我看到旧著的不足，同时也产生出写一部精品书写的强烈愿望。而本书质量的提升，一方面更因为近些年通过讲授《孟子》的认识、理解有，更重要的是，则是与本书的写作过程密切相关。无论如何，它已成为我一段难忘的经历。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我欣喜地看到，亚圣孟子的思想在消沉半个多世纪后，再次发生影响，“闻者莫不兴起”。孟子思想润物无声，从讲堂走向生活，从经典走向人心。我们今天读《孟子》，脑海里会有一个鲜活的孟子形象：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而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孟子则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他是迂阔、不切实际的。所以理想与现实是有反差的，当你坚守理想的时候，你很难被人们理解。因此，我们可以说孟子对人性的复杂性缺乏反省，对历史的看法也未免于乐观，但孟子至少有一点是对的，真正的理想是需要坚守的。在坚守一百多年后，孟子的思想已在士人中广为流传，成为其批判暴政、为民请命的精神动力；而在坚守了一千多年后，孟子的思想终于成为社会的指导思想，《孟子》一书也由于书上升为经书。至少在人们的观念中，王道战胜了霸道，仁政战胜了暴政。即便有残暴的君王如朱元璋之流想借助权力挑战孟子的地位，也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所以理想在于坚守，只要它符合人性，符合天道的，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即使暂时无法实现也不必怨天尤人，如果天下要得到平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首届杨牧诗歌奖颁奖

本报讯 由中国诗歌学会、渠县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杨牧诗歌奖颁奖典礼日前在四川渠县举行。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杨牧、傅天琳，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助理大卫及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位诗人、学者与会，共同见证这项以渠县籍诗人杨牧冠名的诗歌奖项揭晓。

渠县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有诗歌或诗词流传的记载。近年来，渠县坚持实施精品战略，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中国诗歌之乡”称号。首届杨牧诗歌奖征稿活动自2016年启动以来，受到诗歌界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经评选，葛筱强《植物颂》获一等奖，龔毓业《写给黄人谷的情书》、刘斌《乡下爹娘》获二等奖，陈人杰《一路向西》、简明《草原赋》、王盛波《只写给悲伤》获三等奖。此外，李光武、鲜圣、阿信、肖雪莲、秦安江获评优秀奖，王珍、赵春、孙胜、杨凤龙、王增弘分获青少年奖。（王 冕）

《酒干倘卖无》以真情打动观众

本报讯 近日，伴随着原创音乐剧《酒干倘卖无》在北京世纪剧院上演，历时半年、走过近20个城市的该剧2017年度全国巡演接近尾声。感人的剧情和精良的制作，使其收获了各地观众的掌声和泪水。

《酒干倘卖无》是音乐剧制作人李盾创作的一部以赞颂父爱亲情为主题的音乐剧。该剧对新经典电影《搭错车》的故事进行了改编，并加入不少全新元素。该剧由广东东莞市塘厦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出品和制作，编曲、配器由王宗贤担纲，梁芒填词。除原创剧目外，《清跟我来》《一样的月光》《是否》《酒干倘卖无》等老歌也在剧中唱响。李盾表示，今后将努力创作出更多闪耀传统文化光彩的音乐剧精品。据悉，2018年《酒干倘卖无》将在全国开启新一轮巡演。（范 得）

真正的理想是需要坚守的
我与《孟子》
□梁 涛